

第 30 集

斗米养斤鷄.....武珍蘭
翟馬

定額包工生產強……………梁 飄

母女倆……………王 楓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目 錄

“六比一”(对唱粵曲)	梁海鵬 (2)
斗米养斤鷄(对唱粵曲).....	翟武珍 馬 蘭 (11)
龍首鄉農業社員庆丰收(独唱粵曲)	
.....	合 尺 (15)
夺紅旗(对唱粵曲).....	陸 風 (16)
老陈說出心里話(龍舟).....	郭啓东 (22)
定額包工生產强(独唱粵曲).....	梁 飄 (24)
母女俩(独唱粵曲).....	丁 楓 (26)
击鼓退金兵(古典粵曲)	俠夫整理 (32)
岳飛奉詔班师(古典粵曲)...	傅煒生整理 (34)

“六比一”（对唱粤曲）

梁海鵬

甲：（秃头唱板眼）唱个大姑娘（仄），佢本姓孙，乳名叫做阿燕，现在叫秀莲。今年二十齐头，工作在工厂里面，拿手好戏，系讲食讲穿。若问佢做起工夫，就“蛇”夹“鳝”，“偷鸡”系拿手，瞓眼瞓最专门！（拉二流“合”字腔）

乙：（接住“合”字唱小曲“和尚思妻”）门就确专门，咁样重还未算，佢最“叻”首本戏，系“找竅门”，（全部音乐停住。白）并非生产竅门，呢方面佢连想都有想到！（续唱）你估点？你估点？佢日想和夜算，讲出包你好笑，个肚定必笑到孳！（齐捶）（快有韵口白。以清楚为原则）秀莲花名“六比一”，唔系打足球个的六比三、六比七，咪谗住系个笨，喺星期一到星期六佢穿着制服上班还算

老实，一到星期天佢就完全变了性質，所以叫“六比一”。但逢星期日，佢最記得，穿起高蹠鞋、窄脚褲、玻璃絲襪，招搖過市，奇奇特特。

甲：（有韻口白）有人叫佢“來路女工”，唔算冤屈，佢成日度去度來你估度乜，喲，今日搵張三請睇戲梗係唔會頭橫噏，明日搵李四去北秀湖影相最適合，总之節目要開心夾甜蜜，“黃皮樹了哥”百无一失，呢的係“棺材老鼠”專食死人嘅竅門，你話使得唔使得？

乙：（長句二黃慢板。略快）佢最近重够威添，識人够手段，响晚会跳舞，識得一个英俊青年，睇落一表人材，威風八面，正是相逢恨晚，

甲：（接唱）前世注定好姻緣！（序）好似糖藕豆咁纏綿！

乙：（接唱）唔够一个星期，就談到結婚、方面。（序）進行得真閃電！

甲：（白攪）阿蓮个“爱人”，叫做周文远。在一間商店內，做个售貨員。花名“周日清”，（轉低声地）佢为人可想見。錢銀到手乱咁

使，衣着几大要光鮮。初一出左糧，到初十就唔得掂。同秀蓮正好成一担，总是先使未來錢。拚命咁吹牛，拚命撐場面，你騙我時我迷你，大家都好似學做老千。正一“銅銀買病豬”，兩家贊自己够手段！周仔話“我系商店副經理！”……

乙：（白攬）阿蓮話“我系一級會計員！”

甲：（白攬）我一個月五百分，失禮失禮唔算點！

乙：（白攬。作秀蓮口吻）我銀行嘅存折，就快儲够一千元！

甲：（白攬）大炮車到“行”，多到計唔掂，呢的都唔算妙，下邊講的重更笑話連篇，笑話連篇。（禿頭爽中板）有一天，星期六，秀蓮成日心挂挂、囉囉掣。一落班，飛到電話前，嬌氣嬌聲，話搵阿周、文遠！（低声仿女孩子口氣）佢笑吟吟，話逢周末，乜你唔打電話、過我先！你知唔知？今晚“廣州”，上映套蘇聯、新片。你快出來，我一心等住你，企响南方大廈、門前。（一捶）

乙：（白攬）周仔電話一聽完，个心打个突，

鬼唔想行街咩？之冇錢就口窒窒，个袋得兩分，出街梗瓜实，迫住要推辞，監硬要推甩，无奈話：“今今今今今，今晚要值班，想出唔出得，不不不不如，等等等等第日！”

甲：（白攬）秀蓮話：“等你个死人头，唔知人地急，等到星期六之時，又叫人第日！”（唱小曲“十月怀胎”）重話你真心爱我添，咁算点？明明系周末咯都不見面，你系有心，就咪追我，見面无情，賺眼“冤”！

乙：（接唱）嘩！嚇坏阿周！話：“喂！我我肯去，实在你想我去边？”

甲：（用秀蓮口吻唱小曲“石榴花”中段）七時正，响“广州”相見，七時正，响“广州”相見，你定要早到先，若出差錯呢？將你打扁！（隨即改為打電話時的柔情蜜語口气。白）嘻！嘻！打扁你系講笑啫！我唔舍得，今晚睇完戲請你消夜嘢！“嗒！”收綫！秀蓮叮！（禿头爽西皮）个陣心中，真正爽，（尺合士上尺）立即到房間，找尋衣服，着皮鞋，心欢忭。搽香粉，梳孖辮，当堂扮靚

先，执起鏡，照顏容，嘍！可惜个荷包有錢！（續奏“西皮”过門——士合士上合仁合，工尺工六尺工尺——无限句）（有韵口白）銀包內，得五分確唔聚財，縱唔坐車之要过海，五分去左三分郁下有亭抬，之唔怕，周文远一定有钱在袋，唔怕佢有钱至驚佢唔來！

乙：（長句滾花）再講周文远，電話一听完，个心七上八落打响个如意算盤，有心伴秀蓮去睇“短劍”（电影片名），可惜荷包空空如也，有半文錢（句）。啊！有弯轉（重句），佢話請我消夜即係有錢（仄），反正快行婚礼結良緣，夫妻上头何必分清界綫，荷包即兜肚（音土），大众有干連，最多佢請我呢回，以后我請多佢几遍。（跳花鼓）赶快呀着衫先，西装当堂梳多几遍，猛搽头蜡，与情人來見面。跳上架“街車”，好在唔使錢（仄），依时到达，嘍！也不見秀蓮面？

甲：（白）“碰”一声，周文远背上被人一拳打过来，回头几乎想發火，之一睇！（敲梆子兩下）（随扮作秀蓮女音口吻）嘻！嘻！

嘻！等我叮！（木魚）个陣周文远，急急道歉先。（插白）对唔住，对唔住！要你等，要你等！（續唱）好在依时到达，

乙：（接唱）阿蓮話：“乜你講得咁自然！你个表慢左十五分鐘，头場已經开映，挂起“請買二場票”，你近視就睇真先！

甲：（周文远口吻。接唱）哦！系噃！咁一于二場，睇九点。

乙：（扮秀蓮声。接唱）睇九点？（秃头鬼馬腔二黃慢板）正好一齐行下，两家說地、談天。

甲：（序）行到太平南路个边。（接唱）行到飯店門前，个陣秀蓮、有打算。（序）佢就問周文远！（續唱）你食左飯未？

乙：（接唱）好嘞！我經已、唔該先！（序）今晚食左三大碗添！

甲：（接唱）秀蓮話：“我依約而來，今晚仍然、未進膳！（序）你点心都陪我食件！

乙：（接唱）实在难以食！

甲：（用秀蓮口吻。接唱）唔通我請、都見嫌！

乙：（序）文远又点敢話嫌！（接唱）于是直入酒家，大擺大搖、真氣焰！（序）重即時將菜点！（一捶收）

甲：（白）工友走來問：兩位飲乜茶呀？呢位飲……阿蓮話：“水仙！”咁呢位呢？

乙：（最快口氣，用周文远口吻。白）香片！

甲：（白）搵乜野食請睇下菜牌先喇！

乙：（白。秀蓮口吻）食乜呀？文远快的点喇！

甲：（白）文远話：“你先！一切我自便！”阿蓮話：“好！好！我点，我点！”（禿頭唱有板木魚）一要紅炆蒜子魷，二要清蒸海上鮮，三要大良野鷄卷，之千祈味落咁多鹽。四要上湯鷄半只，暫時四味叫住先。生啤兩杯求其就算，一枝實在惡飲完！

乙：（隨即食住“合”字唱小調“戲皇叔”）隨叫隨到排滿面前，真高興，大眾飲杯先！（白攬）阿蓮話：“上湯鷄，你挾多件！”

甲：（白攬。用周文远口氣）“留你食喇，秀蓮你喜欢！”笑嘻嘻，食鷄卷，文远飲啖酒，跟住就發言：“实在我地嘅婚姻，你、你老人家点意見？”

乙：（白攬）秀蓮話：“寫信問過佢，話隨得我喜歡！”（低声地，插白）歡鬼歡馬咩！佢边处有寫信返屋企呀。（續秀蓮口吻。白攬）咁又問返你份人，對我睇法点！

甲：（白攬）周仔話：“好好好好好！我覺得好心甜。以后听从你指揮，一切民主隨你便。不过登記响边日？結婚咪拖延！”

乙：（白攬）阿蓮吞左野鷄卷，又挾蒜子鮑。佢話：“文远你太心急，最少迟三五七日先！”傾得确开心，实在个心急到極点。荷包煨丁有个錢（仄）！眼眉毛長过辮。阿蓮想：“菜已經食完，乜重唔埋單畀錢？”

甲：（白攬）周仔想：“望我就死晒，袋里有文錢！”一直东扯夾西拉，拖到十一点。工友抵唔住，話：“我地要关門，一共六个三，唔該你畀錢！唔該你畀錢！”（配“的的撐”）（白）阿周文远話：“哦！六个三唔多唔多，我畀！我畀！”

乙：（白）阿蓮話：“唔好，唔好！等我請你，等我請你！”拉拉扯扯半日都攞唔出半个錢來（音黎）！孙秀蓮“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

吟”，“吟”得張車“飛”(票)。

甲：(白)周文远“吟吟吟吟”得張兩分銀紙唔够畀。今回听死！呀！（轉口吻）点解被人打左个荷包，掉忌掉忌！阿蓮个陣又話：“呀！乜我換左衫冇錢帶出來(音黎)，工友同志請你暫時將數記，明日一早照數畀返你。”个工友話：“銀根短，想欠數，就嗟气！怪之得你两个坐到十一点几，我都觉奇！你、你、你講左半日都有錢畀！哈！奇！”

乙：(“一捶”。“的的”。小曲“走馬”尾段)两家个陣，眼都光晒，实在丑怪，两个死“充”以为系够“派”，

甲：(接唱)到尾架子丢清，講起上來(音黎)玩笑大，其实“水蟹”，唔大装到大，到后尾点样？(过序两句。插白)你估？你估？你估下？

乙：(接唱)真正系丑怪！

甲、乙：(接唱)我地毋庸再講嘞！否則連我也丑埋！

(根据1955年10月号“工人文藝”王世才
作的山东快書“如此愛情”改編)

斗米养斤鷄

(对唱專曲)

翟武珍 馬 蘭

(夫食住“扑灯蛾”鑼鼓，作赶鷄狀上)

夫：(白欖)哈，又食米，又食米！國家嘅“宝中宝”，擰嚟喂你只死鷄，睇見就心癆，留你來做乜鬼？橫掂都养到咁肥咁大，实行白切点元茜(重句)。(赶鷄)

妻：(边用圍裙抹手边上，白欖)嘩！你癲定廢？赶鷄滿屋飛，十足“細蚊仔”，是否食飽唔得餓，做乜要赶只鷄呀？(收)

夫：(白)割囉！

妻：(白)吓，割？(長句滾花)真少見，真少見，好心莫被隔離人家聽見，咁大个人为食，見左只鷄就垂涎，唔好擰几角錢，帮趁对面街嗰間飯店？

夫：(滾花)你正是主觀猜測，乱說胡言。重話人家为食想割鷄，真係“阿駝都被你激到

掂”！

妻：（接唱）你开玩笑搵第二样，我只鷄要养到过年。

夫：（減字芙蓉）你养鷄乜理由，对我來講一遍。

妻：（接唱）佢食菜脚同飯碎，衛生又慳錢。

夫：（接唱）哦，真系好理由，重有无第二件？

妻：（接唱）平时生鷄蛋，等佢孵仔又生孙。

夫：（接唱）重要佢“子孙滿堂”，你想得真長远。

妻：（接唱）到年晚选只肥鷄頂，割左做团年。（一捶）

夫：（滾花）冇錯！副業生產本屬好事情，但你做來不够妥善。

妻：（白）点解呢？

夫：（口鼓）开講話“斗米养斤鷄”，无论对公对私都不上算。

妻：（口鼓）无非話，我浪費粮食啫，照我話重節約添。

夫：（口鼓）節約？实在系“挖肉补創”，蝕底

你都未睇見。

妻：（口鼓）不过系食菜脚飯碎……（半句）

夫：（搶住，接口鼓）好，呢的野嘅來源呢？

妻：（中板）两头餐，所用米粮，点能計劃、咁周全。預松的，有的冷飯剩餘，照实情、难免。

夫：（接唱）煮飯時，有精密計算，可杜絕浪費、根源。但你为养鷄，順手多落一揸，亦会当为、隨便。

妻：（接唱）講实情，有陣直情喂米，不过少少、本錢。（滾花）使乜咁“番鬼佬漿糊”，“滋微麻利”來計算！

夫：（接唱）你只顧自己間屋不漏雨，唔顧人地塌下半边天。（二黃慢板）節約粮食問題，莫非你未曾、聽見。（序）为人人食飽得康健。（曲）支援國家建設，節約粮食为先。

妻：（序）你說話講归一边。（曲）我养嘅鷄項保身，亦可使精神（轉滾花）康健。

夫：（白）我來問声你嘞，（龍舟）食鷄同食飯，边样緊要先。

妻：（接唱）当然食飯緊要，但如今又不是荒年。攞兩粒米喂鷄，唔通就无米來開膳啫！

夫：（接唱）冇錯，解放后糧食，比過去大有增產添。但人人生活好就食得多，還須精打細算。若果人人學你浪費，系丰年都變荒年。

（三脚凳）你睇，的農民辛苦勤勞，重把口糧節儉。你喂鷄用白米，試問點樣對人言。豈不是鷄好過人？忘記旧時食番薯片。更對不起農民兄弟，今日辛苦耕田！

妻：（接唱）講起道理來，又算你高見。如此從今后，豈不是唔畀鷄種留傳。（滾花）你以后食鷄，就唔好被我見！

夫：（口鼓）并非話以后不能養鷄，人地養鷄場大批生產系合算。系食糠，食番薯，總之唔會影響糧食問題，養多的重好添。若果家家似你咁養鷄，計起條數來真系計唔掂。單系計有鷄養嘅工屬，每月消耗糧食可以載滿三只大躉船。

妻：（“擲捶”，滾花）唉，咁計起全國，不知浪費糧食几多万船。用大米來養鷄，真系公私兩損。

夫：（接唱）好嘞，咁你去買定生姜豉油，我去磨利把刀先。

妻：（插白）真系割？咪住！（接唱）我呢只鷄暫時唔割，重可用糠喂，把方法來改善。

夫：（插白）又听你話，（接唱）呢只鷄都系唔得食，到底要留到过年。

（选自广州市文化局編印的“群众
广州市文联
文藝演唱材料”1955年第10期）

龍首鄉農業社員庆丰收

（独唱粵曲）

合 尺

（詩白）春收大豆粒粒香，長大番薯甜似糖，大麥丰收閃閃亮，龍首鄉里好風光。

（中板）旧日龍首鄉，素屬荒涼，而且多灾、易旱。土壤瘦，难生作物，群众飽受、飢荒。自去年，党領導農民，頑強、抗旱。挖大江，兴修水利，引道鑿水、灌溉全鄉。从此絕旱灾，全鄉組織起來，生產热情、更高漲。

（拉腔）

(減字芙蓉)有水好耕作，又將土壤改良。旧年搞冬耕，薯麥多种上。肥糞比往年足，管理比旧日強。除草與中耕，足有二次以上。薯藤生長好，麥秆生長良。

(長句滾花)四月荒，收雜糧，家家戶戶乐洋洋，番薯丰收增產一倍以上，黃豆大麥增產四成強，往日望天種下作物无保障，今日得到丰產，都係多得党和政府領導加強。

(滾花)劳动血汗不白流，農業社員多力量。消除旱患，才有今日咁風光。四月荒里多雜糧，勝利度荒有保障。龍首鄉農業社員齊歌唱，春收作物多打糧。

(选自1956年5月22日“茂名農民報”)

夺紅旗(对唱粵曲)

陸 風

男：(長句滾花)唔服氣，唔服氣，競賽紅旗竟被人搶去，我地自問全鄉无敌誰敢夺紅旗，呢次落选究竟是什么原因，我实在怀疑